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臣王先謙集解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盧文弨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紀問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藍木未必是建本末必非王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部二及意林埤雅引此並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錄錄作青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本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記即用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

為非也宋建監本岐出亦錄所承各異故木直中繩輒以為輪

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屈也輒屈槁枯暴乾挺

不復贏矣○盧文昭曰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

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文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然因

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家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

陰柔後必槁減特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

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緩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

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

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荀子曰日

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

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

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

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

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

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

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

記一本作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

者學乎兩端以己參之一本作而日參省乎己焉與荀子文同

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荀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己參三義

同羣書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己易參為三是本故不登高山不

文有省乎二字之明證與楊注義合俞說非

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學問之大也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制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

刻從盧校干作于注文作于越猶言於越盧文昭曰干越宋本

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詁所引呂氏

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伏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

作干越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隨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

於越為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于越生葛綸高注干吳也楊

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

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安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

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並作于越于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于越者皆

即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為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
 作邪說文邑部邪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邪本屬吳蓋
 邪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邪是也古書言干越者
 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邑而即訓為吳也先謙
 案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
 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
 殖傳之干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越之
 鉞不厲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
 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邪即其明證干為吳滅而吳一稱干猶鄭
 為韓滅而韓亦稱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
 王說改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從宋本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
 聽而助之福引此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
 詩以喻勤學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
 馬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樾曰上引詩云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
 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遂斷上引詩為一
 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
 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
 上節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

當分段
 今正 吾嘗終日而思矣先謙案大戴記吾不如須臾之所

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

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

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

日江河本作江海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

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

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

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為耐漢書食貨志能風

與旱龍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大南方有

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苴風至苴折卵

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鳥也苴葦之秀也今

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葦方言云鴝鳩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

謂之燕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

管子卷第一

身亦猶繁華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鵲巢於蓬蒿著之
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盧文弼曰蒙鳩大戴禮作鵲鳩方言作鵲雀鵲讀如芒蒙鵲茂
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鵲音義近楊云當為鵲似非著張
路切俗開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曰說文有著無著
著但謂飯飲無形著及繁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
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格位著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
其著以著為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以著為傳
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著為著以故六書正譌謂著字多有
假借用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
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末
句作其所託者使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
然也餘與此同

射干一名烏

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
扇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
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
方也射音夜○盧文弼曰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髮
廣雅烏髮射干也蓬髮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
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下自白沙在理

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
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
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
相反且黑與直為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
黑緒少孫續三王世家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
於麻中以下並見荀卿之皆黑者上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
麻中以下並見荀卿之皆黑者上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
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
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今本無此二句而刪
之也又案羣書治要荀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
辭也白沙在涅與之皆黑賦載考荀子書多與荀子同者此
四句亦本於荀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席

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
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謂也言雖香
草受漬於滫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盧文弼曰蘭
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
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滫久滫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
雜上篇作滫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滫

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

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澤
 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細繹引江賦文賦注並
 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
 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
 處於山而木潤文雖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
 小異而亦無草字
 者乎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
 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見大戴記述問勸學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爲
 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於成者此亦言爲善或不積耶
 積則安有不聞者乎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爲善積也學惡乎
 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
 始惡乎終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
 屬也。盧文弨曰典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意言在乎
 禮疑當是曲禮之誤
 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
 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
 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可急情故學數有
 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

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
 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郝懿行曰按下文方云樂之中聲以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
 聲疑非即謂樂章日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
 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
 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而詩樂分言此不言樂
 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
 流與此言詩爲中聲所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
 止可互證郝說非也
 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力
 言云齊謂法爲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羣字林驥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
 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
 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
 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
 車服等級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
 之文也

及政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

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

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端而動一可

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端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

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篇云喘而言喘疾息也喘動也

爲法則與此文同則讀端爲喘是也說文喘疾息也喘動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盧

拱曰則字自可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

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餽獻之物也郝懿行曰

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人直以爲玩弄之

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神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

以禽犢譬況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

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

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

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無異或曰讀爲傲口傲

曰傲傲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驚同說文云驚不省人言也與

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

讀躁爲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論語同

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

惟變躁爲傲可證也傲即躁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

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

亦段傲爲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爲傲實

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爲傲

乎先謙案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

多通盧文昭曰李善注文賦引卑蒼云噴聲兒噴與贊及

贊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獨則

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昨今文選注誤爲幸郝懿行

曰噴者嘈噴謂語聲繁碎也陸機文賦務嘈噴而振治義與此

近楊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
注非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
謂賢也禮樂法而不說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
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事而不委曲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事而不委曲
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
而徧周於世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
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
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
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
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支離
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
也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之學
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
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經莫速乎好賢而隆
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經莫速乎好賢而隆
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讀好近其人謂得其
喻此之莫徑由禮經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

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
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為徑引脩身篇之深者也隆禮謂
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為復上文學莫
便乎近其人亦無此復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染有始知分曉悉
諸篇高注云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
經禮與則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道聽
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
是荀書自有此文法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
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
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
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據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
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
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
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
變也郝懿行曰安猶朕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謂標題也如
識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謂標題也如
今學僅課讀用紙為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順儒但能標志
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作安特將
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並出識志二字者
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

下壹食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食以從皆其證

法士也。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

儒揚注云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

儒為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

檢束莊子以不問格者勿告也格與苦同惡也問格謂所問非

材木為散木也問格者勿告也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

京賦曰齋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慮或曰格讀為沽儀禮有沽

功鄭玄曰告格者勿問也說格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則不接故禮恭而後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

之致致極也此謂道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

語曰言未及而

言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

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舊者不識人之顏色。盧文弨曰順宋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

引同都懿行曰傲與敖同敖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

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

言也彼與之交接不敢舒縱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弨曰匪亦

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成十四年引匪亦

作彼交匪成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未

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錄巴

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證之應

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

正中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

交讀為狡廣雅曰狡結侮也言不侮慢不急緩也說見經義述

聞小雅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倫類

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難禮法所未該以其等

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

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

之弟聚徒九

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盧文弨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種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思索以通之意也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目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不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川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

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

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

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

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

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

平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

數句之誼先謙案俞說是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

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生平由是死乎由是夫

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郝懿行曰德操

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

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
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

顯其水大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拱曰光廣古通用王念孫曰劉讀光爲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牽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燦爛轉鬣賦詠賦詠賦天賦地也神虜言嘯嘯人也故君子之德貴其至也儒教篇曰至高謂之天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至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俞樾曰按兩見字竝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該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

荀子語意矣

100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謂

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

以自惡也舊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謝本從盧校。身下增也。字盧文弼曰。上句也。字宋本無。王念孫曰。元刻

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呂錢龔本竝無郝懿行曰輪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哉博立臬棊亦爲菑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菑然則菑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此讀菑然爲災然非先謙案王說是今依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宋本刪上句也字

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下同好

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

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

惡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

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噏噏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喻喻然患其上此咎然

讀為耗耗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耗耗是也耗與耗古同
官職耗耗者師古曰耗不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耗不事
吏傳贊寢以耗廢師古曰耗不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耗不事
哀哉師古曰耗不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耗不事
耗不也言刑罰亂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
遠精神篇志氣日耗高注並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
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
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
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
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
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

治氣養心之術也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
言治氣養生故以後彭祖為說然其道不外由禮故下文曰禮
信是也此自論治氣養心之術與上不相蒙楊述云以禮修身
不必如彭祖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
詩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古字通韓詩外傳二
作潛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
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為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

謂宋世家潛於道太尉劉寬碑演策沈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
為進又訓為浸而勇猛戾則輔之以道順也此性多不順故
以道順輔之也。郝懿行曰膽字疑誤韓詩外傳二作勇毅
果俞樾曰順當讀為訓此道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
記魯世家訓作順此道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
與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楊注非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云齊
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狹隘偏小
徐也。先謙案注給各本作急據宋台州本改正狹隘偏小
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溼亦
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
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
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
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
不能運動也。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
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猶
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卑下
也說文堪濕者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
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天是濕為下也濕濕古字通抗舉也楊注
乾初下篇注文王時人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注

皆失庸眾驚散則劫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
言以師友去怠慢僇奔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
輕薄為僇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與炤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
以思索故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
樹曰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入句文法皆同此獨多
衍文楊注不及思索之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要得師
說見其所見本未衍也莫神一好經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
治古今辭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
非好善不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怒惡之謂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
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

謝本從盧校首次句末並有矣字省下
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正文
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
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
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身勞而心安為之利
為對句則失其旨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正身勞而心安為之利
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
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
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
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荷篇榮辱
篇儒效篇皆有之以通與窮為對文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余
曰荀子之意以為事窮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
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
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為順則委身以
從之而已文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為暴而窮君則必通故
暴者也先謙案仕能得君曰通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故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閱也謂損
音古○盧文弨曰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士君子
日日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士君子

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讀

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驪人優

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

汗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

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

不貴。橫行天下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盧文弨曰：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為廣。廣者行也。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爲冀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
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盧文弨曰供疑是張拱之義郝懿行曰供與拱冀與覲俱音同字通其義則冀覲俱訓望也此言行而張拱顧望乃是恭敬審諦非恐慚漬於泥淖也先謙案楊前說是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是供訓爲恭而拱義卽在其中釋詁翼敬也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孔注言端好賈子容經趨以微罄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以此文推供冀之義正狀其趨走疾速是爲禮之行而俯容非因有泥淖漬之也若張拱顧望非所以爲禮矣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盧文弨曰案方言三軫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與

夫驥一日而千里驚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可百里十日則亦可及千里遲速先後不同其歸一也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曰視石但見
 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
 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
 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
 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
 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
 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
 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又曰無厚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
 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故得其大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則君子不辯止之也
 不為○先謙案楊注非也止與太學止於至善之止同意言君
 子之辯之行皆不止乎此解蔽篇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
 乎止之曰止諸至
 足與此止之義合
 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
 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
 曰黃繚也○廣文曰今日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人
 然行曰倚與奇魁與偶俱聲近假借字奇偶言其事諸篇不究

也先謙案不獨篇中徒欲行之難為者也惠施鄒衍
 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亦即此義文可互證故學曰遲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
 者待也故遲之訓為待音直史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
 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
 我當遲行而成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
 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規下今本者作日
 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為學者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踟躕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
 輟丘山崇成○虛文昭曰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間本
 後人妄竊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厭其
 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
 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
 不致言不齊故不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
 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
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
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

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

○俞樾曰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

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急情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

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惕同字作則可謂不詳少者矣

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詳○盧文弨曰案二字古通用先謙案不詳人矣知其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

將陷刑戮也○盧文弨曰大老宋本作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盛以苛取謂惠惟寡寡窮賈也積填委

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俞樾曰楊注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

所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窮窮者不肖人以

不窮窮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為窮窮則通者豈不

之義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之

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俞樾曰人

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為禍漢書

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

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戒之也楊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

文之大過特不知過為禍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謝本從盧校作遠思盧文弨

呂錢本作遠害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台其避辱

也懼其行道理也勇○王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

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賦篇云枯而不解。情雖勞勩而容貌不枯。優

楷優楷苟且也。然轉而血氣不惰。情雖勞勩而容貌不枯。優

楷優楷苟且也。然轉而血氣不惰。情雖勞勩而容貌不枯。優

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子賜也。周禮八柄。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

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滅權執之威故

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東與簡同言束釋其事理所宜而

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都

也。注云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者交

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說非也。交當爲文。隸書交字或作交。二

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又云貴本之謂

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禮記云賦篇

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

先謙案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